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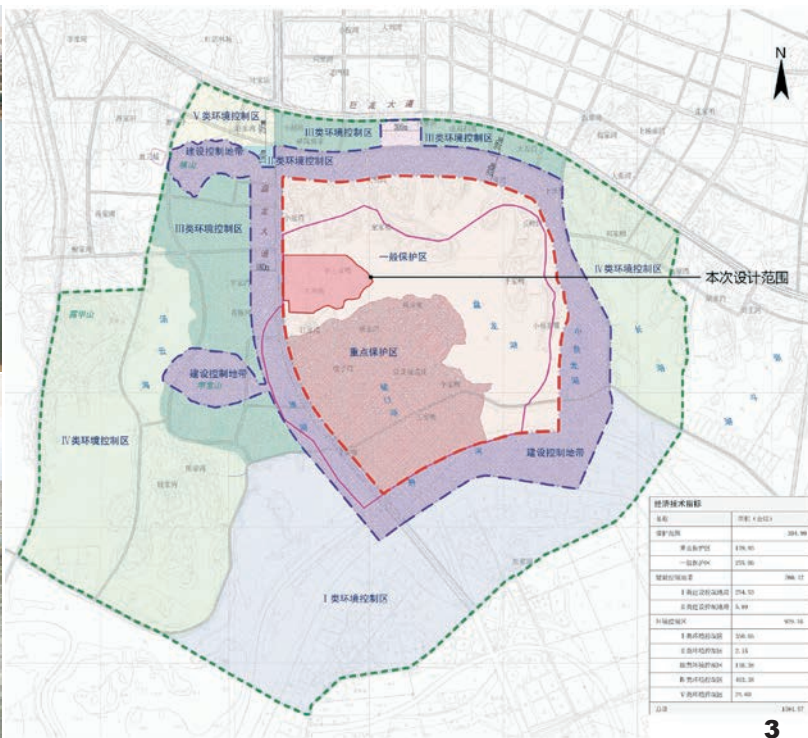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区景观设计

余凤生 刘凯敏

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延续600年。本文提及的盘龙城，是商朝“早商”时期的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 500年。也有史学家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南征的据点或方国。无论史学家争论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它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青铜文化遗址，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也是长江流域已知的布局最清晰、遗迹最丰富的早商城址。它的发现，证实了商文化在领土南端的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存在，在史学上意义重大。发掘出的三座大型宫殿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代前朝后寝即前堂后室的宫殿格局，奠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基石。盘龙城遗址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武汉市的“城市之根”，其公园设计建设意义重大。

项目背景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被发现后，一直处在考古发掘和保护过程中，其间，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1988年，国务院将它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17年12月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共12个），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列其中。



场地条件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府河(古汉水)之滨,盘龙湖畔,三面环水,环境优美。公园总面积418 hm²,按《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划分为重点保护、一般保护等多级保护和1、2、3等多类环境控制和建设控制区。

本项目属于整个公园的一部分,位于公园西南角的一般保护区内,面积约23 hm²。在上位规划中,本项目主要功能包括遗址博物馆、地下停车场、公交站、地铁出站口、入口广场等。项目内还有一处零散的遗址点,主要承担博物馆学术研究、参观等配套服务功能。

整块基地的地形条件优良,属于缓丘地貌,地势略有起伏,但高差不大,在15 m左右。博物馆建筑将建于这块坡地之上,占地约1.4 hm²,造型取“城”“台”“鼎”元素,从空间上与“遗址本体”遥相对望。场地上多为乡野类型的杂树林,因此植被多数都是常见的乡土品种,如苦楝、香樟、构树、枫杨等。东面相邻的盘龙湖,视野开阔且常年水位相对稳定,水系形态丰富自然且保护较好,岸线基本为原有的自然驳岸,是难得的优秀景观资源。

设计宗旨与要点

最小干预

景观设计的区域与博物馆同在盘龙城遗址公园的一般保护区内,而博物馆的建设对原始场地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在设计中,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扰动最小化 拒绝环境方面的过度设计,尽可能减少对场地再改造,尽量保护遗址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如控制道路网络密度,并在减少原有地表扰动的原则下,针对人行道路系统,设计采用较多的架空木栈道方式,对现有的草地、滩涂、水塘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经过详细的勘察后,对现有的植被,只进行必要的清杂和梳理,不乱砍滥伐,也不盲目增补;在材料生态化方面,大量使用天然建造材料,减少对原生环境的景观冲突,广泛采用当地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自然毛石、料石等,减少人工雕琢痕迹,对环境的污染影响实现最小化。

绿量最大化 秉持将更多的绿地留给大众的思路,公园内除了建设必要的广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外,总体以绿地为主,使绿地率高达80%。除了最大力度保护外,还想尽办法拓展绿地空间。本项目积极利用建筑屋顶和内庭空间,增加了近8 000 m²的绿化



图片说明

1.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
2.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
3. 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保护区划图
4.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入口效果图
5.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垣夯土带展示区效果图
6.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城城壕效果图

空间,用以弥补建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植被本土化 本项目的植物造景,不再以大规格、高密度、品种珍贵作为设计导向,而是着眼长远,以本土植被为基础,真正达到适地适树的设计原则,选择“低维护”“经济”且“实用”的品种。如乌桕、水杉、朴树、香樟、栾树、枫香、春鹃、芦苇等本土植物。设计上强调新增植被与原有植被应尽量在品种、体量、布局等各方面相配相融,以修补环境。

和谐共融

“和谐”指保护与建设方之间的平衡与有机统一。既要做到保护，又要适度开发利用；既要有历史精神，也要有当下时代需要。“共融”指的是“公园”与“遗址”的融合。盘龙城遗址公园，既是“遗址”，也是“公园”，如何取得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是项目成败的关键。一个有纯粹的遗迹却没有生机的公园，未必成功。因此，本项目通过三个步骤，以增加公园的吸引力，协调公园功能与遗址本体的关系。

扩大研究范围 盘龙城遗址公园工程建设是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分期建设。本项目作为博物馆周边环境提升，是工程建设的二期内容。之前的一期工程位于场地以南，主要是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和展示。因此，如果设计师仅考虑博物馆临近区域，不考虑“遗址本体”，则容易形成片段化的设计。为了统筹相关景观资源，本项目将已建成的区域，一并纳入研究范围。

“遗址本体”与“遗址博物馆”，一个是不可移动的遗址原物，一个是从遗址上移走的文物。两者原本是一个整体，设计需要一种“重构”将它们再次联系起来。

基于这一点，项目组经多次讨论，决定将规划研究范围在目前23 hm²的基础上，增加一期工程范围，形成南北长1 600 m、东西宽1 430 m，总面积约164 hm²的区域。在设计中，一方面针对建成区不足的景观节点进行完善、优化，一方面考虑了与未来多期建设的预留对接，处理好统筹各大板块的难题。

丰富遗址公园功能 单一的遗址保护功能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只有通过多种功能的充实，形成复合型的遗址公园，才能使它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本项目在保护的前提下，从公园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着手，针对不同人群心理需求，增加多处互动功能点，打造集“展示、教育、考古、游览、休闲”于一体的遗址公园景观。这对保护文化本身，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和推动。

营造故事性游线 在丰富遗址公园功能的导向下，设计一条故事性较强的游线，有利于公园不同元素的共融与推动。本项目在景观结构上，利用逻辑化的故事来组织全园游线，串联分散节点。同时，在游线组织上嵌入一个故事主题——“寻根”。盘龙城是武汉市的“城市之根”。游线以“寻根”为切入点，打造“2核1环多点”的景观结构。即紧紧围绕“遗址本体”与“遗址博物馆”两大核心，以环形主园路作为一条趣味感丰富的路径，串联七处遗址展示点、四处考古互动区和七处自然风光带。

在故事性游线的具体安排中，游客首先从地铁站、公交站等各种交通枢纽出发，穿过“花园式”公共停车场。地下停车场上方模拟郊野景观，起到空间意向和心理过渡的作用。随后，沿园路便可来到遗址公园的主入口广场。广场用简洁造型的夯土墙，以提示游客来到了古城的地界，并利用开阔的公共空间吸引大众游客。

随着寻觅古城线索的推移，游客经过一片自然滩地的滨水广场，便可以望见一座从大地上悄悄生长出来的博物馆。通过地形修复后的景观，更突显出“城”与“土”的大地景观之美。在博物馆内，游客可以在植有参天大树的庭院里作短暂休憩。庭院设计，秉持避免设计过度的宗旨，不作过多的符号嵌入，仅考虑满足休憩功能，将设计重心放在室内珍惜的展品文物上。游客还可继续沿通道登上屋顶，来到户外。屋顶提供了舒适的观景点，尤其是在视觉上，保留了与“遗址本体”之间的视觉通廊，让两大核心进行时空上的对话。绿化设计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不突出变化。

待登高远望的游客走下屋顶平台后，可以去寻找失落世界里的“小王家嘴”遗址。遗址用浅根系花卉作标识展示，周边设计了开阔的草坪和座椅，以供游客休憩。在临近的水湾里，游客可以沿着水边的木质小道，感受“蒹葭苍苍”的大地之美，也可以面朝古城墙遗址的方向，在户外文艺活动、艺术表演的百人秀场里，参加互动活动。参观后，游客可坐在用天然石块垒成的环形场地中，悠闲地欣赏古乐表演，并眺望远古的城墙遗迹，感受亘古时光的变迁，加深游客对盘龙城遗址文化的印象。此处“遗址保护”和“公园功能”相结合，是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案例。

转头沿护堤栈桥，跨过水湾，来到一处遍布野花的“考古探沟”现场——多样化科普模式。设计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考古遗迹场所，这对文化保护的宣传和公园互动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在沿考古遗迹场所的“寻根”之旅中，游客需要经过一番搜寻，才能来到千年城墙脚下。高大古城墙外，游客可沿着用碎石模拟城壕的小路缓步而行。在沧桑的内城城壕中，四周质朴简约的景观风格，游客似乎还能感觉到一条忽隐忽现的历史长河，极富情境化。

最后，游客绕城拾阶而上，穿过古城门的遗迹，进入城墙内部，来到古代宫殿建筑遗址。此处的景观设计，采用简洁明快的展示方式，最大限度地展示遗址本体的原有风貌。故事里要寻找的“根”，正是此处拥有3 500年历史的古城遗址。游客在这里与这些文物亲



图片说明

7.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墙揽胜效果图
8.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云梦秀场效果图

密接触，向悠久的民族文化致敬。

另外，在城外建设控制区内，本项目特意布置了几处科普旅游的功能场所，如模拟考古体验区和制陶作坊。增加互动场所，进一步丰富遗址公园的旅游功能，增加互动游赏属性，以利于公园的统筹发展。

在这段故事性的游览过程里，游客可以感受从地面到空中再到水面，从内庭院到户外草地，再到丛林的不同空间变化。这种设计手法，不仅可以丰富游赏体验，亦使身心愉悦和放松。更重要的意义是，本项目通过设计一条可引导性、故事性强的路线，串联起多个不

同功能的景点，很好地实现“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和谐与共融。

结语

盘龙城遗址公园的目标，是通过规划建设遗址上的现代公园，推动本地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为实现这个目标，本工程正在规划设计指引下，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本文谨希望通过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和思考，为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及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余凤生

1963年生/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副局长/研究方向为园林规划与管理(武汉 430010)